

湘西盗墓王

XIANGXI
DAOMUJIWANG

戚小双◎著

一块平常的玉饰启开了，一座地下城，一句无心的对白种下了一个千年咒。一个鉴宝师，一个盗墓贼，为寻找上古宝物——月光宝盒，将走进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骇人的赶尸，诡异的仙娘，防不胜防的蛊咒……最神秘最恐怖的巫术文化尽在其中。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戚小双◎著

I247.5

3117



湘西盗墓王

XIANGXI
DAOMU I WAN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盗墓王 / 戚小双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66-8928-2

I. 湘… I. 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8515 号

湘西盗墓王

XIANGXI DAOMU WANG

戚小双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广东宏图华章

责任编辑: 温远才 庄少兰

责任校对: 代媛媛

装帧设计: 一瓢设计

地图绘制: 阿 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5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玉佩
第二章	赶尸
第三章	仙娘
第四章	异鼠
第五章	虫洞
第六章	尸煞
第七章	进村
第八章	暗器
第九章	迷路
第十章	兵俑
第十一章	僵尸
第十二章	脱困
	尾声

187	173	157	145	133	121	105	91	67	51	35	17	1
-----	-----	-----	-----	-----	-----	-----	----	----	----	----	----	---

第一章

我是怎么从一个鉴宝师成为一个盗墓贼的，这还得从我所在的单位倒闭的那一年说起。我原来的单位是一家拍卖公司，在北京的拍卖圈里也算略有些名气，可就是因为这点名气，惹起了其他同行的嫉妒，被几家拍卖公司联合起来挤压我们，最后单位被逼无奈宣告破产。

单位突然解体的消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虽然在这之前，我对此也略有耳闻，心里也有点准备，并且开始联系其他单位，但是实在想不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我必须即日搬出单位宿舍楼。北京租房的规矩向来是押一付三，房租贵得吓死人，而我又是典型的“月光族”，手上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的主，所以光靠单位那点解散费，想在北京租个房子明显是不大可能的。更何况还得吃饭，还有其他交通费用和通讯费用还没算呢。再加上时间紧迫，上午领导宣布解散，下午就得搬家，就算手头有钱，一时也找不到房子。无奈之下，我只好找个地下室先凑合着。

住进地下室之后，我晚上上网发简历，白天出门等电话。由于地下室里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所以我每天都在早上八点左右爬起来走出地下室等电话，就算周末也不例外。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自从在网上发出第一份简历起，就二十四小时开着手机，一天得看五六十遍，生怕错过求职单位的电话，就连洗澡的时候我也把手机放到自己能听见的地方。那时，最怕手机上有未接来电，一发现就如临大敌，有电必回。时间一长，人也略有点神经质，只要一听到有手机响，便总怀疑是自己的。尽管铃声类型明显不是自己的，也常常明知自己的手机根本没响，可还是忍不住去看，要是不看心里就特难受。





湘西盗墓王



如此过了三个多月，工作的事还是没有音信，眼看就要断粮了，我心里那个急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另一件让我更急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的盲肠炎发作了，需要一笔钱动手术。我家几代贫农出身，家境并不富裕，我上大学时欠下的债务都还没还清，家里可谓是一贫如洗了，哪里还有钱去开刀。失业的事我并没有告诉家人，家人自然不知道我眼下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当我接到母亲的长途电话时，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当即一口答应这几天汇钱回去。盲肠炎的手术费其实也不是很高，几千块钱而已，只不过我这会儿穷得丁当响，别说几千了，几百块都拿不出。

我寻思着怎么凑齐这笔钱，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我脖子上那块蝴蝶形的玉佩。这块玉佩跟了我十几年，是我小时候在外婆那里偶然捡到的，当时觉得好看，就把它当成配饰挂在脖子上了，这一戴就是十几年。后来经我的鉴定，这块玉佩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本来像这样一件上千年的历史宝物，到了现今不说价值连城，区区几百万还是能值的，遗憾的是我这块蝴蝶玉佩缺了半边，因此价格也就一落千丈，不怎么值钱了。

事到如今，能换几个钱算几个钱吧，不够的话，再另外想办法。我去了琉璃厂，本想找家古董店变卖了，可是一连找了好几家都没有脱手。我心灰意冷地往回走，路过一家典当行的时候突然心一动，走进去把玉佩给当了。当了三千块钱，本来不算少，可这点钱还是远远不够支付手术费的，于是我对那位接待我的中年典当师说：“大哥，能不能多当点钱给我，我最近真的急需钱，我的……”我把我父亲生病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那位典当师听了，点了点头说：“兄弟的遭遇，我也很同情，但是我也爱莫能助。我给你的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如果换成其他行的话，我敢保证绝对当





不了这个价。”

我说：“通融一下了，兄弟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不然也不会来这里当东西了。东西我又不是不来取，等我渡过眼下这个难关之后，一定过来赎。要不这样，你多算一点利息，你看成不？再当我两千，帮帮忙了，拜托了。”

那位典当师很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想帮忙，确实是这个忙我帮不了。公司有规定，如果多当的话，多当的钱不但要我自己补上，而且我还会被开除。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咳，老弟，真的不好意思。”过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说，“对了，老弟你可以这样，你把这块玉佩卖给我们公司，这样一来，你就能多拿几千块钱了，当然这要看老弟你舍不舍得了。”

我本来就是打算变卖玉佩的，他这样一提正中下怀，忙说：“舍得，舍得。老哥，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典当师拿起玉佩又看了几眼说：“买东西不在我的权限之内，老弟你先等我一下，我请我们的经理出来看看。你放心，他绝对不会坑你的。”说完，他转身去找他们的经理了。

很快，他和他的经理出来了。那个经理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商人，挺着个啤酒肚，满脸微笑地走了过来。他看了看那块玉佩，对我说：“您好，我是这里的经理陶大海，刚才听老刘说，小兄弟有意将这块玉佩卖了。”

我点头说：“是的，没有办法，急需钱治病。”

陶大海问：“那你想卖多少钱呢？”

我说：“八千块。这块玉佩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遗物，按照现在玉石市场的行情，它的保守价也不止一万块。我是急需钱治病，价格凑合就成了，只想尽快脱手。”





陶大海扫了我两眼说：“看来兄弟对玉石市场蛮熟悉的嘛。”

我如实说：“我以前是拍卖公司的鉴宝师。”

陶大海微微有点吃惊，说：“哦，原来是这样，这就难怪了。冒昧地问一下，兄弟以前在哪家公司做？”

我把我那个倒闭的单位名报了出来。

陶大海点头说：“我以前还跟你们公司有业务来往呢，有时我会把绝当（典当期届满或续当期届满后，当户应在五天内赎当或续当，逾期不赎当或续当为绝当）的物品委托你们单位拍卖呢。你们公司挺好的，价格公道，信用又好，只可惜得罪了人。唉，不说了，多说容易惹祸上身。大家都不是外人，八千就八千吧，我也不砍你的价了。”

就这样，我们成交了。有了这笔钱，我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我又恢复到重新找工作的那个状态上来。

某日，我正在外面等面试的电话，找了张旧报纸坐在一棵树下，看着车辆和人群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忽然感慨阳光是多么好，我活了二十几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居然会有这么美好！正在大发感叹的时候，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手机破天荒地响了起来。我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心里一阵狂喜，以为是用人单位打过来的，哪知一接居然是那家典当行的经理陶大海打来的。

电话一接通，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是王子安先生吗？我是陶大海。上次您在我这里卖了件楚国时期的玉佩，还记得不？”

上次他算是帮了我的大忙，我焉能不记得，应声说：“我就是，原来是陶经理，您好您好！”

陶大海呵呵一笑说：“王老弟你现在有空吗？方便到我这里来一趟吗？有件事想麻烦兄弟一下！”





我搞不清他找我干吗，心下虽然有点迟疑，但是嘴上还是说：“有空，陶经理您找我有什么事？”

陶大海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过来就知道了，反正不会是坏事。”

我答应了说：“那好，我现在过去，你等我啊！”

陶大海回答说，“好，我在公司里等你！”说完，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嗯，算了吧，王老弟你现在在何处？我开车去接你！”

我客套说：“不用了，我自己打个的就成了，反正路程也不远。”

陶大海说：“还是我开车过去吧，反正等下你过来了，我们还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你现在在哪里？”

我把自己的位置告诉了他。

陶大海说：“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说完便挂了机。

我找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在原地等着陶大海。

估摸过了十来分钟，陶大海就开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过来了。我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坐上副驾驶座位，笑说：“陶经理，您好啊，速度挺快的嘛。”

陶大海含笑说：“呵呵，我是抄小路过来的。要是走大路，来这里没有半个小时也要二十分钟。”

我问：“陶经理，那么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呀？”

陶大海说：“我也不晓得，是别人要我过来请你的。”

我问说：“谁呀？”

陶大海说：“是我的一个老客户。昨天他去我那里逛的时候，相中了你卖给我的那块玉佩。当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询问那块玉佩的来历。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就问我你是怎么得来的，而这个我并不清楚，于是他问我能不能把你请到他那里做客，他想详细地问问你。我瞧他像是很急的样子就答应





了，所以今天就冒昧地联系你了。王老弟，你看这事……”

他都亲自过来了，我不去岂不是很扫他的面子，当下答应说：“去就去吧，我左右也无事，多认识一个朋友也好！其实那块玉佩也没啥来历可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在外婆家捡到的。”

陶大海笑着说：“那我就代表我的那个客户，先谢谢王老弟了。”说着，他开动车子，掉了个头便上路了。

陶大海把我载到西四环外一栋中西结合的白色别墅前。我们刚刚到达大铁门口，别墅内就传来了一阵狗叫声，一个神情冷峻、年过半百的老人牵着三条狼狗走了过来。那三条狼狗冲着我们狂吠不息，老人吆喝了几声才把它们制止住。

陶大海从车里探出脑袋，满脸笑容地对着那个老人说：“福爷，蔡老在家吗？他要找的人，我给带来了。”

老人扫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以后上了这条通道记得要减速，老爷在客厅。”

他的语气极为冷淡，那口吻就像家长在教育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无论是谁听在耳里都会不舒服。不过，陶大海却像是个没事的人儿，连连点头说：“福爷您说的是，我错了，下次一定注意。”

老人打开铁门，陶大海驾车直开了进去，在车里，他低声跟我说：“那老头是蔡老的管家，是个老怪物，脾气坏得很，咱们别惹他。不过我那个客户却是个老好人，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我一耸肩，轻轻一笑，表示理解。

陶大海来这里似乎不止一两次了，对里面的情况极为熟悉。他开着车子穿过了一个花圃，又转了个弯，在最高的一栋建筑物旁停了下来。我正要开门出来，车门已经被人打开，一个穿着鲜艳制服的年轻小伙子帮我开了车





门，然后领我们走进了一个豪华的客厅。

客厅里静坐着一老一少，老的看上去六十有余，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尤其是那双眼睛明亮得很；少的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姑娘，瓜子脸，大眼睛，极其美丽。

一进门，陶大海就忙对着那老者介绍我说：“蔡老，这位小兄弟就是那个卖玉佩的，他叫王子安。”说完，他转头对着我说，“兄弟，这位就是蔡羽飞蔡先生，那位是他的爱女蔡琳蔡小姐。”

我对着他们笑了笑说：“您好，您好。”

蔡羽飞含笑招呼我们说：“请坐。刘妈，上茶！”

我和陶大海依言坐下了，一个中年妇女马上端上了两杯茶水。

茶刚刚摆上来，陶大海就站了起来说：“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件事急着要去办。蔡老，你们好好聊聊，我先行一步了。”

蔡羽飞说：“哦，既然有事要办，那就先去忙你的，今天这事谢谢你了，改天一起吃个饭。”

陶大海忙说：“能为蔡老办事，是我的福气。我先告辞了，改天再登门拜访。”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头说，“王老弟，不好意思，老哥我要先行一步了。蔡老人挺好的，在古董鉴赏方面也极有造诣，你们好好交流交流，有空去我那儿玩玩。”

我自然客套地应声说：“成，陶经理慢走啊。”

陶大海一走，蔡羽飞跟我寒暄了一阵，突然从桌上一个精美的盒里拿出我卖的那块蝴蝶玉佩，咳嗽一声说：“我也就不兜圈子了，相信在来的路上，陶经理已经把我找您来的目的告诉您了。我就是想问问您，这块玉佩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您别误会，我没其他的意思，就是想问问您，因为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冒昧之处还请谅解！”





见老人说得如此诚恳，而我那块玉佩的来历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便如实说：“这块玉佩是我小时候在我外婆那里捡来的。”

蔡羽飞说：“能不能详细地说一说？”

我说：“当然可以了。说起来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外婆尚在人世。一天，我随母亲上外婆家玩，表哥说他们村子里前几天有个打砖头的人，在自家的地里挖出了一个拱形的坟墓。那人好奇，就破洞钻了进去，在里面发现了好多坛坛罐罐。附近的人知道了都纷纷下去寻宝，从里面得到了很多金银珠宝。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玩也想下去，于是央求表哥带我去看看。表哥拗不过我，就带我去去了。那地方还真有一节长隧道样的墓，两三米长，坟墓的颜色是惨绿色的，比青苔的颜色还要深；墙上的砖头带些类似古代甲骨文中水字的图像。坟墓的上头，已经破了个人大的洞，凑近洞口，有阴风扑面。尽管这个坟墓已经挖出来几天了，依然有好多人在那里看热闹，也有人在下面继续寻着宝。我见从洞口到洞底不是很高就跳了下去，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个啥样。里面空气不好，有点憋闷，地面很干燥，满地都是尘土，还有一些被打破的坛罐。坟墓长有一百多米，宽有两米多，前面和后面各有一堵封死的墙。我听表哥说有人在里面寻到了宝，所以我也满地翻找了起来，这一找还真是巧，居然给我在一堆碎片里找到了一块玉佩，也就是现在这块蝴蝶玉佩。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蔡羽飞听得眼睛有点发光，说：“王先生，您还在那个墓里发现了什么？”

我摇头说：“没有了。那时我才十来岁，什么都不大懂，当时只是好玩而已。我学考古之后，才从这块玉佩的造型、玉质以及手工，推测出那个古墓应该是楚国时期某个贵族的。”

蔡羽飞说：“啊，王先生原来是学考古的！我也是呢。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北京考古学院的。”

蔡羽飞说：“名校的高材生哪！王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

我脸一红说：“简直是有辱母校，我下岗失业了。原来是在家拍卖公司做鉴宝师，现在单位倒闭了，还在找工作。”

蔡羽飞安慰说：“以您的实力，另外再找份对口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慢慢来，找工作也是讲机缘的。对了，那个古墓后来怎样了？”说到后面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和他的女儿神情都有点紧张。

我心下有点好奇，可也没在意，摇头说：“后来那个古墓给填平了。古墓被发现之后，寻宝的村民纷纷闻风而来，来得早的倒也弄到一些东西，来得晚的啥东西都没弄到。没弄到的人自然心里不平衡了，所以有人偷偷跑到镇上报了案，公安局来了人，把村民从古墓里弄到的东西都收缴了，还将古墓填平了。”

蔡羽飞说：“哦，难道没有人打开那两堵封死的墙继续往里面寻宝去？”

我说：“倒是也有人想挖开墙壁进去看看的，但最后给村里的老巫师劝住了。老巫师说墙壁后面有不祥的东西，要是惊醒它的话，将会有灭顶之灾的。我外婆那里是个很奇怪的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尚未完全融入现代文明的地方。他们属于苗族，崇尚巫术，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习俗。在那里巫师的地位很高，他的话很有影响力，所以经老巫师这么一说，自然没人敢动手了。”

蔡羽飞又问：“您不是说公安局来了人吗？难道他们也没动手？”

我摇头说：“也没有。公安局的人只是收缴了村民弄出来的古董，并罚了最先挖出古墓的那个人。说他擅自挖掘古墓，破坏文物，还说要请专人下来考察的，但不晓得为什么没过几天就把古墓给填平了。”

他们听我说完，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蔡羽飞一笑，说：“关于那个





古墓，王先生您还知道些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那时我还小，记得不大清楚了。不过那个古墓被发现之后，他们本地的一个故事倒是广泛地流传开了。”

蔡羽飞忙问：“什么故事？”

我笑说：“也没什么，就是说那个古墓是古代一个皇帝的。因为在他们当地有个古老的传说，说的是古代有个皇帝死了，皇后召集天下所有的相士给皇帝选坟。有个叫湛泸的相士到处寻找风水宝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只金凤凰，于是湛泸就一直跟着金凤凰走啊走，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了这个地方，金凤凰终于在一个井水边停下了，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湛泸知道这是神仙带他来的地方，他忙掏出罗盘，勘察地形，掐指一算，算出这里竟然是个百年难遇的龙虎宝穴！湛泸回去禀告皇后，于是皇帝就埋葬在这里了。金凤凰停下的那口井叫凤凰井，而那个村子也就成了凤凰村。当然传说总是带着人为的虚构，这个故事一听就知道是假的，皇帝埋葬哪里会那么随便，要等到死了之后才开始选坟。就算找到了个风水宝地，想搞个豪华奢侈的地下城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建出来的，一般都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大兴土木了。”

听到这里，一直没说话的那位蔡小姐，突然兴奋地叫了出来：“就是那里了，爸爸，一定是那个地方了！”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脸一红，向我道歉说：“不好意思，刚才我失言了。”

我微微一笑，感觉这个女生有点意思。

那位蔡羽飞老先生似乎也有点异常的兴奋，迫不及待地问我：“王先生，方便告诉我们，您是哪里人，您外婆又是哪里的吗？”

我说：“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外婆是湖南湘西的。”





蔡羽飞微微有点迟疑说：“王先生，能不能具体点说一说您外婆那个村子的位置呢？”

我心下更加奇怪了，不过还是老实回答说：“湘西凤凰县苗寨镇凤凰村。”

蔡羽飞迟疑了一下说：“哦，那个地方听起来好像很偏僻的样子，不知道王先生方不方便带我们一同去呢？当然，我是不会让您白走这一趟的。您给我们带路，我给您五万块钱劳务费，您觉得怎么样？”

我闻言，微微一怔。

蔡羽飞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是嫌钱少，随即又说：“如果王先生觉得五万块不够，我可以再多给您五万块，十万块成不？”

我忙说：“什么？蔡老先生您想去那儿？”

蔡羽飞很坚定地点了点头，神情有点木然。

我心头一震说：“啊！不是吧？！你们真要去？我看……”

我话还没说完，蔡琳已经抢先说：“王先生如果您觉得十万块还不够的话，您可以开个价，我们一定会让您满意。”

我忙说：“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那个地方不能去了。要是在十年前也许还成，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管你，可是现在那个地方已经进不了外人了。”

蔡羽飞脸色大变，问：“为什么？”

我叹口气说：“十年前，我外婆那个村子内部发生了一次叛乱。说起那次叛乱，我得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那个村子的奇特之处。他们这个村子至今还是沿用古代苗族社会那套独特的‘自治’管理，即‘鼓社’（所谓的鼓社就相当于汉族的宗族组织，一个‘鼓社’就相当于一个‘家族祠堂’。苗族的一个‘鼓社’，就表示是一个宗支，宗支人口扩大后又再分宗支）、‘议榔’（所谓的议榔就是议定一种社会契约的意思，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立





湘西盜墓王



法系统。它是由一个地方的不同宗族的家庭组成的地缘性村寨组织，作用是讨论并确定一种社会公约，比如对偷盗者怎么处罚，对杀人者又怎么处罚等等，内容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理老’（所谓的理老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寨子里自然产生的一些领袖人物，有的叫‘寨老’，有的叫‘理老’，有的叫‘方老’。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民间权威，他们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在苗寨里，那些上了点岁数的、头脑灵活的、热心公益事业的、讲话管用的人，就是‘寨老’或‘理老’）。而他们又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些巫术，所以那里盛行巫术，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懂那么一点点。在他们村子里有两派，一派是学习白巫术的，比如请神、驱鬼等，一派是学习黑巫术的，像下蛊、下咒等。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两派学的巫术不一样，一种是救人的，一种是害人的，两派的人自然有些不和。好在两派人对当时的理老都很敬重，在他的调节下，两派倒没什么乱子。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他死后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当地政府为了推动他们这个村子的经济发展，想拨款修一条马路直通进村。本来这是件好事，但是没想到却惹来了一场灾难。他们村学白巫的，眼光看得远，深知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极为赞同政府的决策。可学黑巫的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政府想改革他们沿袭了几千年的自治管理，死活不同意。于是两派争执不休，本来两派人就有嫌隙，这样一来更是火上加油了。慢慢地他们由争执变成了仇恨，从仇恨演变成了厮杀。两派人最后打起来了，斗法的斗法，下毒的下毒，各施本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学黑巫的打败了学白巫的，并把他们全部驱赶出村。我外婆就是死在那场叛乱中。她中了蛊毒，后来虽然给解了，但是由于中毒已深，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自那以后，学黑巫的控制了整个村子，并采取了封村措施，在村外布下阵法，严禁外人入内。”





蔡羽飞神经一松，展颜说：“哦，原来如此。呵呵，没关系，我们只是过去看看而已，应该没什么的。”

我说：“不，不，我听我妈说，学黑巫的那些人都疯了，据说他们已经不顾祖上规定，要练禁蛊，把村子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一旦发现外人，无一例外地分肢喂养蛊。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算了吧。”

蔡琳一笑说：“不怕的，我曾学过一些防身之术，相信能应付得来。王先生，您只需要把我带到那里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我想不到这么一个娇小的姑娘居然学过功夫，不由多看了她几眼，正巧遇上了她投过来的目光。我像偷糖给家长抓住了的孩子一样，脸一红，赶紧收回目光，干咳了一声说：“那里的巫术非同小可，尤其是下蛊手法更是令人防不胜防，高明到跟他们说句话都能下蛊。村子尚未发生叛乱之前，我去外婆家玩，他们是不允许我一个人外出的，要么是我表哥陪着，要么是我妈妈跟着，怕的就是给人下了蛊。因为有些蛊只有施蛊者才能解，别人就算懂蛊也不一定解得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曾经中过那样的蛊。某年他出差去了湘西苗族某地，正遇一苗人和一汉人扯皮，便围了过去看了会儿热闹。回到宾馆人就不对劲了，人黄无力，眼神涣散，毛发脱落，送到医院没治好，请了当地有名的解蛊大师也没治好，几天下来就瘦成骷髅样。最后他用尽一切办法找到了施蛊者，也就是那个跟汉人争吵的苗人，诚恳道歉之后，那个苗人才解了他的蛊。我这个朋友当过兵，常说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可一提中蛊那件事他就忍不住要打冷战。我不是在妖言惑众，事实上确是如此。所以还请你们三思而后行。”

蔡琳说：“这您也不用操心了，您只需带我到目的地就成。”她似乎觉得她的语气有点不近人情，口气一缓又说，“王先生，我没别的意思，谢谢您的提醒。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必须要去一趟那里。”

